蜀山劍俠傳/26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六六回　卻敵環攻 玉殿晶宮傷老魅　傳音告急 翠峰瑤島困羣仙

下一回▶

金蟬等見後來十人比先走諸人不同，多半身帶邪氣，相貌兇惡，一望而知是些左道旁門。但都是人，並非精怪。獨這一老一少卻是仙風道骨，相貌清秀。幼童根骨更是少見。再看他盜藕情形，所習盡是太清仙法，那麼堅厚晶玉地面，竟能來往自如，膽更大得出奇。金、石二人首先喜愛，祇不知二人入湖做甚。蓮叢就在臺右不遠，那麼神通廣大的妖物，怎會一無所知，任其盜走？料定先前蓮蓬也是幼童所盜無疑。照此久候下去，無非多看一點淫兇醜態，有甚意思？幾次想要下手，偏被幹神蛛再三搖手力阻。方在尋思，回顧石完不見，互一詢問說：「先前還在甄兌身後，未見走動，不知怎的沒了蹤影？」看出妖物神通廣大，身居危境，人忽不見，自是憂急。遙望臺上妖蚿酣睡若死，又不似有甚動作。金、石二人暗忖：「眼前所見，分明妖物吸血之後，必定醉眠，此時下手，豈非最妙？」心方一動，未及與衆商量，石完突由地底鑽出，雙手也捧着一節大藕，喜叫道：「這藕好喫極了。」干神蛛聞言大驚，忙即阻止。底下話未出口，臺上妖蚿忽醒，又將身子縮小，綠氣突收，仍化爲一個妖媚入骨的赤身美女，緩緩欠身而起。衆人本覺妖蚿難惹，多主慎重，想照干神蛛所說，向所困妖邪先探虛實，再打主意。一見妖蚿好似不曾留意自己，身又隱去，便不再想發難。以爲妖蚿必重施故伎，向臺下喚人淫虐，不願再看，打算去往對面羣峰設法探聽，已經要走。金、石、阿童三人忽想起，那幼童本隨道者同立臺下，聽候殘殺，忽然不見，妖蚿決不甘休。去處又在湖中，以妖蚿的神通，多半受擒。二人入水不出，必爲妖蚿已醒，不敢出面。這老少兩人絕非妖邪一流，幼童

靈慧膽勇，尤爲可愛。恐妖蚿擒回殘殺，想要相機解救，不捨就走。正用傳聲告知衆人，干神蛛胸前蛛影突又一現即隱，覺他神色又帶驚惶。

妖蚿忽由身後取出那面金鏡，笑孜孜正在搔首弄姿，做出許多媚態，對於臺下四個逃人直如未見。不知何故突現怒容，目射兇光，將手朝外一揚，那臺前湖水突然涌起，直上數十百丈，成了一個撐天晶柱，往上冒起，湖水立時由淺而涸。一會兒便見水中露出兩人，正是先見道者、幼童，身陷水柱之內，掙扎衝突，周身光華亂閃。無奈身被困住，如盆中之魚一樣，儘管在水內駕着遁光上下飛行，穿梭也似，共祇畝許粗細的一根水柱，竟不能衝出水外。衆人見妖蚿禁法如此厲害，也甚心驚，料定老、少二人凶多吉少，激於義憤，本就躍躍欲試。妖蚿怒容已斂，祇把一雙饞眼註定水中兩人，看了又看，滿面俱是喜容。倏地把口一張，綠氣重又噴出。這次卻不散開，初噴出時，粗纔寸許，一直射向高空，到了水柱頂上，方始展爲一蓬傘蓋，籠罩水上。那水柱立即由頂彎倒下來，被那綠氣裹緊，由大而小，往妖蚿口內投進，勢甚迅速。同時綠氣到了妖蚿口邊，反捲而下，重又佈滿全臺。妖蚿也現出原形。那水柱大半彎曲，縮成五六尺粗細一股，往綠氣之中衝入。下半仍有數十丈高，畝許粗細一段。水中二人幾次隨水吸近臺前，又被掙脫，躥向下層。看意思，似知四外無望，待要往湖底鑽去。無奈妖蚿力大，那麼大的一湖水，竟被吸起十之八九，已經見底。妖蚿突將六首齊昂，張口一吸。水中二人立似兩條人箭，直往臺上射去，眼看就要投入綠氣之中，爲妖物所殺。

總算命不該絕，下面十人見此情形，更不再計厲害，除干神蛛另有心計而外，便有九人動手。金、石、阿童三人一着急，各把飛劍、法寶、佛光先飛出去，餘人不約而同也相繼出手。金蟬霹靂雙劍紅紫兩道光華，與石生所發的一溜銀光合在一起，霹靂連聲，加上阿童一道佛光，已是驚人。惟恐邪法妖氣厲害，又雙雙揚手，把太乙神雷連珠打去。數十百丈金光雷火，一起向上打到，爆雷之聲驚天動地，震得滿殿臺金庭玉柱一起搖撼。再加上易氏弟兄的太皓戈、火龍釵，南海雙童下山時新得的五雷神鋒，靈奇的寒碧劍光，石完的墨綠色劍光，以及別的法寶、飛劍，數十道各色寶光金霞，虹飛電舞，交織如梭，連那大片連珠雷火，同時夾攻上去。妖蚿先前祇知來了一夥隱形敵人，潛伏在側，心驕自恃，以爲網中之魚，少時手到擒來，正用前古寶鏡照查蹤影。本未想到吞噬老少二人，忽由鏡中無心發現，又見幼童身上揹着一節玉藕，立時激怒，想將二人吞喫下去，再尋敵人晦氣。萬未料到來勢如此厲害，驟不及防，護身丹氣幾被震散。祇顧抵禦，妖氣一鬆，水柱邪法先爲佛光神雷擊散。道者首先破空遁去。幼童本也隨同飛走，剛飛出不遠，重又飛回與衆會合，也把劍光放出，隨同夾攻。

這原是瞬息間事。金蟬等剛一出手，便聽干神蛛急喊：「我非妖孽之敵，又有一層顧慮，此時隱身法已經無用，祇好暫退。諸位道友須要聯合一起，小心應敵，不可分散。我暫時祇好失陪了。」衆人知他人最肝膽，累次相助，均出死力，捨衆獨退，必有原因，絕非怯敵膽小。料知妖蚿厲害無比，金蟬、二甄首存戒心。方喝：「衆人留意！」一眼瞥見幼童身劍合一，在一道青光護身之下，右手發出五股毫光，正向綠氣猛射，並眼望自己這面，大有欣羨之色。恐其誤遭毒手，忙把手一招。幼童去而復轉，便是想與衆人親近，因衆忙於對敵，不曾喊他，年少面嫩，心雖感激，還在不好意思。一見金蟬招手，石生也在含笑點頭，不由大喜，忙趕過來。石生因自己收了韋蛟，甄氏弟兄先收了石完，金蟬居首，門下反倒無人，早想給他找個好徒弟。一見幼童靈慧美秀，根骨既好，又是衆人所救，欲令其拜金蟬爲師。見他含笑飛來，神情親熱，好生歡喜。剛剛迎上前去，未及說話，妖蚿邪法已經發動。

衆人知道妖蚿厲害，那麼多的法寶、飛劍、佛光、雷火夾攻上去，滿臺綠氣不過震盪了一下，便散而復聚，反更較前濃密，所有劍光、寶光全被擋住，奈何它不得。金、石二人正待將兩套修羅刀放將出去，忽聞一股羶香刺鼻，緊跟着眼前一暗。衆人猛覺心神一蕩，周身發熱，起了一種從來未有的奇異感覺。阿童心靈忽然大震，想起下山時恩師所賜偈語，倏地驚悟，知道不妙，不禁大喫一驚，忙用傳聲告知衆人：「已中邪法暗算，務須速退，先逃出羅網，再作計較。」衆人自在來路服了一粒金色的靈丹，便覺胸前發冷，老有一團涼氣。一任運用本身純陽化煉，當時稍好，過後又復如初。又以連經危境，跟着深入妖窟，吉凶莫定，無暇及此，祇得聽之。除金、石、阿童、石完四人稍好而外，多半冷得難受，頗悔不應早服，但已經服下，也是無計可施。靈奇因見衆人都說難受，明知師祖好意，打算留以備用，獨未曾服。因爲先前妖蚿藏身綠氣之中，不曾出來抵敵，全神貫注前面，毫無形迹，不知怎會中了邪法暗算？好生奇怪。一聽阿童傳聲告警，想起以前阿童曾說，下山時師父白眉禪師曾有偈語，說他此行當有一場大難，到時心靈上必現極大警兆，令其留意；桐椰島隨同起身時，他大師兄朱由穆又有和自己六人同行，要喫苦頭的話。此時必已應驗，聞言暗自惶急。那暗影已經失去，重現光明。猛聽身後石完驚呼，回頭一看，前面不遠，現出六個與妖蚿同樣的赤身妖女，在一片粉紅色輕紗籠罩之下，做出許多淫情蕩意，手指衆人，秋波送媚，巧笑不已。衆人中石完生具異稟奇資，向來不怕女色搖惑，阿童從小修道，得有佛門真傳，定力堅強；金蟬等六人也都宿根深厚，道力堅強，下山時節又曾通行火宅嚴關，得有本門心法，悟徹上乘妙諦，更預先服有專禦邪毒的靈丹，雖中邪法暗算，一下警覺，忙各鎮攝心神。加以累世童貞，素無邪念，祇開頭身上煩熱，均未十分搖動。這時一見妖蚿元神幻化，分身出現，阿童又在二次催逃，一面把佛光收回，照向衆人身上，正待一同飛遁。猛瞥見靈奇俊臉通紅，

眼裏似要冒出火來，竟然飛出光外，朝那妖女撲去，神態甚是難堪。金、石、阿童三人首先想起，自從聞到邪香，胸前冷氣便自消散，跟着心身逐漸清涼，不再有那微妙感覺。祇靈奇一人這等情景，知是未服靈丹，致爲邪毒暗算，受了媚惑，自投死路。心中一急，更不怠慢，紛紛各縱寶光，衝將上去。金、石二人各把玉虎、金牌發出百丈金霞，千重靈雨祥光，上前搶救，雙手齊揚，太乙神雷密如雨雹，紛紛打上前去。阿童佛光更快，隨手指處，晃眼便將靈奇圍住，攔了回來。也是靈奇命不該絕。妖蚿分明見衆人法寶、飛劍、佛光、雷火威勢驚人，從所未見，依然自恃，以爲無論多高法力，祇要聞到那股羶香，中毒心迷，便可聽其擺佈。又見來的這九人，根骨元陽之佳，實在少見。除盜藕幼童已預定先做口中之食不計外，意欲挨個攝取真元，從容享受。又見衆人回身驚顧，內一美少年已朝自己撲來，越發心驕意快。正待施展淫媚慣技，先行抱住交合，再向餘人引逗，令其自行投到。祇當衆人全受邪迷，多高法力也不會對她再存敵視。不料全都功力深厚，並未迷倒。祇靈奇一人，還因未服靈丹之故。衆人來勢又捷如雷電，靈奇立被擒回。妖蚿志在誘敵，使其全神貫注身前，以便掩向身後，暗中下手。護身丹氣全在臺上，祇將元神幻化成六個赤身美女，飛向衆人身後。索性隱形到底，也還不致喫虧。經此一來，這些專除妖邪的至寶奇珍，加上佛光、神雷，怎禁得住。到口美食先被奪去，元神還受了重傷。等到復體重來，衆人已有了準備，雖然全被困住，再想遂意淫慾已無望了。

衆見靈奇被佛光圈住，強行奪回，人仍和瘋了一般，不住在佛光中左衝右突，拼命想朝前撲去。同時寶光、雷火夾攻之下，妖蚿元神已受重傷，一片血雨飛灑中，龍吟也似幾聲怒吼，六個妖女一齊不見，滿空血雨猶自紛飛，尚未全息。因見妖蚿敗退，多想乘勝追殺，二次往臺上進攻。一則阿童又在連聲催走，惶急萬分；又見靈奇中毒，神志全昏。猛想起：「上山時，錦囊仙示尚有幾行空白。目前吉凶難定，不如先行遁走，救轉靈奇，取出仙示，通誠祝告。如能現字，指示玄機，豈不容易應付得多？」心念一動，一聲招呼，一同電馳般遁走。逃時，盜藕幼童雜在人叢之中，阿童見他祇是面帶驚疑，並未中邪，心中奇怪。恐他遁光追趕不上，落後遇害，二指佛光，連他裹定。餘人也是同樣心思，便連他一齊護了帶走。

這原是轉念瞬息間事。剛剛飛出不遠，便聽臺上妖蚿厲聲喝道：「無知小兒，已爲我仙法所困，一出光明境，便化膿血而死，還想逃麼？速往東北方順數第九峰白玉樓中候命處治，等我法體復原，自會挨個尋你們快活。想逃豈非做夢？」聲甚猛惡，與先前嬌聲媚氣迥乎不同。衆人也不去理它，本意是往回路逃走，衝出光明境，再打主意。不料妖蚿邪法厲害，到處埋伏。眼看飛離光明境玉牌坊不遠，忽見四外白煙蓬勃而起，晃眼瀰

漫開來，上下一片迷茫，甚麼也看不見。衆人便把太乙神雷向前打去，一片驚天動地的大霹靂連串響過，妖煙盡退，突然大放光明。再看前面，光明境牌坊仍是相隔不遠。當時也未理會，照舊前飛，滿擬晃眼即可飛過。哪知飛行了一陣，牌坊依然在望，不曾飛到，方始省悟。回顧來路，已不似先前樣子。知道陷入埋伏，忙各止住，聚在一起，在法寶、飛劍四外防護之下。正待商議，忽聽妖蛟又恢復了先前妖聲浪氣，媚笑咻咻，若遠若近，隱隱傳來。石完忽道：「上面不好走，我們不會由地下穿出去麼？」一句話把衆人提醒。易氏兄弟忙把神梭取出，正用傳聲商議如何穿地而出，眼前忽又一暗。等到重現光明，因不放心石完，想用神梭載了衆人，同時裂地出險。一看地勢，人已落在一所極高大的白玉樓中。衆人料知妖蛟用邪法挪移，引來此地，已被困住。先還當神梭可以脫身，及至易氏弟兄將梭化成一條金舟，前面七葉風車一齊轉動，金光電旋，行法一試，哪知地比精鋼還堅百倍，非金非玉，不知何質，一任用盡心力，竟衝不破。石完與那幼童全不服氣，連用家傳穿山行石之法，也未穿動。見那玉樓共祇內外兩間，孤懸翠峰之上，約有三四十丈寬大。內裏陳設，皆是精金美玉、珠翠珊瑚所製，珠光寶氣，富麗堂皇，神仙宮室，不過如斯。三面瓊檐高聳，翠檻橫空，除卻斜壁雲門，珠櫺洞啓，更無屏蔽。樓外碧峰刺天，高低錯列，翠色晶瑩，山光如活。時見白雲如帶，婉蜒山腰，更有不少玉宇瓊樓，掩映於白雲花樹之間。端的神山仙宅，美景清淑，氣象萬千，備諸靈妙，便唐宋名手也畫它不出。

衆人明知入伏已深，未必有用，仍用神雷、法寶發將出去，結局仍是徒勞。三面軒窗，看是空的，無奈衝不出去。前面也未見有甚朕兆。方知厲害，危機已迫，脫身不得，祇有開讀錦囊仙示，或能現出一線生機。還有靈奇也須救轉。幼童來歷尚未問明，許能由他口內探知一點虛實。適聽妖蛟口氣，好似受傷甚重，正在調養，暫時被困，不致來擾。因爲妖物神通廣大，出人意料，恐有萬一，便把所有法寶、飛劍一齊施展出來，凌空結成一個極大的平底光幕，將衆人全體護住。再看靈奇，已是如醉如癡，身熱如火。忙把那粒靈丹搜了出來，塞向口中。搜時，石生又發現他身畔法寶囊內，有一座六角金鼎，中貯黑色粉末。方在傳觀，幼童在旁，一直滿面喜容望着衆人，依在金、石二人身側，幾次想要開口，因衆人正忙，欲言又止，這時忽然驚咦了一聲。金蟬正要問話，靈奇已漸毒解，明白過來，滿面慚惶，跪在七矮面前，意似求恕，羞於出口。金蟬命起，笑道：「邪法厲害，此事怎能怪你？倒是脫困誅邪要緊。」

隨用傳聲告知衆人，同向峨眉通誠祝告。取出錦囊仙示，空白上果現字迹，互相一看，不禁驚喜交集。大意說：那妖物名叫萬載寒蛟。已經修煉九千餘年，身具六首九身，神通廣大，變化神奇。尤其所煉內丹最爲厲害，便大羅神仙，事前如無防備，爲它所算，

也是難當。因稟宇宙間邪毒之氣而生，生性奇淫，兇殘無比，又具純陰極寒之性。小南極光明境一帶最多生物，得天獨厚，極易修成，一向精怪甚多，並還掌生不已，近年竟被妖蚿殘殺殆盡。七矮雖然終於成功，但是這次兇險不比尋常，必須謹慎應付，方可免害。此時人已被困，不特行動艱難，不能離樓一步，再過一日夜，妖蚿肉體修復，必來侵擾。越往後越厲害，必須忍耐待救，不可冒失出手，防身要緊。阿童更須留意防護，因到最緊急時，各人祇能自顧，不可分心，否則自己受害，還要連累別人。到時，衆人已被妖蚿用邪法隔開，所見同伴多半爲幻影，最易上當，不可不防。祇等救星一到，除了妖物，阮徵趕來相會，合成七矮，便可在光明境建立仙府。與海外前輩散仙不夜城主錢康分居兩地，永住天外神山，同修仙業。但救星是誰，如何抵禦妖法，卻未提到。

金蟬驚喜之餘，越想越着急。石生道：「我們乃是陷空老祖引來，此舉他必有用意。如有傷害，休說冰蠶、溫玉，李師姊不曾借他，乙師伯也決不肯甘休。想他必早算定，愁他做甚？」一句話把金蟬提醒，想起銅椰島分手時，神駝乙休曾贈了一面信符法牌，說是元磁真金所煉，陰、陽兩面，用以傳聲，無論相隔數十萬里，當時便能到達。靈機一動，立即將牌放出。原來方今女散仙中，祇有神駝乙休之妻韓仙子法寶最多，又均各具妙用。此寶乃乙休向其要求，轉賜金蟬。看去黑鐵也似，並不起眼。約寸許寬，兩寸來長，兩頭橢圓，中腰特細，彷彿大小兩枚棗核連成一串。當中太極上各有一線銀絲，細如牛毛，針鋒相對，時隱時現。背面一頭有一個六角形的星紐，微微凸出。用時，按照所傳法訣，用中指緊按背後星紐，再以峨眉派傳聲之法，先朝正面大的一頭噴出一口真氣，如法通誠，對方那面陰牌立時發出信號。所說的話，不論相隔多遠，全被聽去。雖然陰、陽兩牌一發一收，對方不能回話，說時頗耗元氣，是其所短。但是任多厲害的妖邪，各家禁制和至寶奇珍，均不能加以阻止隔斷，用以求救，實是再妙沒有。金蟬說時，兩頭銀絲線各射精芒。話纔說了一半，小的一頭銀線轉成紅色，不住閃動。料知乙休已接信號，雖因宇宙磁光阻隔，相去數十萬里，不知能否即時來援。但這一位父執至交，法力極高，人甚仗義，又最鍾愛自己這幾個後輩，必不袖手。也許贈寶之時，便已算出這場危難都不一定。想到這裏，心情稍寬。

所救幼童已朝衆人躬身爲禮，請問姓名來歷，怎會來此。金蟬見這幼童生得長眉星目，粉面朱脣，兩耳垂珠，鼻似瓊瑤，頭綰雙髻；穿着一身淡黃色短裝衣褲，非絲非帛，質似鮫綃；露出半截手臂和下面一雙小腿，赤足不襪，又白又嫩。看去玉人也似，竟和石生一樣俊美，宛如瑜亮並生，難分高下。這一近看，越發喜愛。又見他稚氣天真，面上常掛笑容，看去不過十來歲光景，料是海外散仙之子。便把自己的姓名、來歷告知。問他父、師何人，怎會被妖蚿困住。幼童聞言大喜，當時拜倒，跪地說道：「弟子名錢萊，

家父是不夜城主錢康。弟子上月偶往烏魚島遊玩，無意中遇見四十七島那夥妖孽，衆寡不敵。幸仗家父傳授；而且不夜城、光明境俱是天外神山，與四十六島相去三千餘里，中有磁光太火阻隔，妖人不能通行，纔得脫身逃回。因忿島上羣邪以衆欺小，又不敢告知家父，屢想報復之策。不料這夥妖邪日前竟乘極光太火每年必有六個時辰最微弱的時期，衝將過來，想要偷採光明境內各種靈藥仙草，又怕妖蚿厲害，不敢直赴妖窟。但這天外神山碧海茫茫，除此兩處仙山靈境，更無陸地。先又不知弟子來歷，冒失欺人，妄逞兇威，結下仇怨。以爲家父人最和善，祇要來人對他有禮，不是偷盜本島靈藥，任憑遊玩，從不作難；尤其是在城外海邊一帶，更不加以過問。欲借本島做一根據地，分人去往妖窟窺探，乘便下手。不料來了七天，被弟子發現，認出仇敵，如何能容。暗中跑回城內，將家父母法寶取了幾件，又取兩粒冷焰寒雷趕出。不合自恃地利與法寶、神雷威力，心粗膽大，也沒有告知別人，獨自向前，先用法寶打傷了兩個。餘人一聽弟子道出姓名，知道極光圈外無處棲身，就算盜得靈藥，也須在不夜城島上住上一年，到了明年此時方能回去；又見我的法寶厲害，如何還敢應敵，一面逃走，一面和弟子說好話，意欲求和。弟子忿他們無惡不作，又曾目睹妖人祭鍊生魂時慘狀，立意爲世除害，一直追到光明境島上，祇還不曾過橋。本來已入險境，偏巧衆妖邪恐怕妖蚿出來，前後受敵，情急反噬，羣向弟子夾攻；同時仍想講和，力勸弟子化敵爲友，以免兩敗。偏生內一妖人妄用邪法，放出一片妖煙邪霧，想將弟子擒去，以此要挾家父，許其在海邊暫住一年。弟子恐受暗算，便將神雷發出，邪法雖破，妖蚿卻被驚動，追了出來。衆妖人除幾個先被神雷打死之外，全被妖蚿擒去，困入翠峰玉樓之中。

「這些樓閣，看似軒窗洞啓，並無遮蔽，實則妖蚿神通廣大，幻化無窮，暗中運用，到處都是阻力，看不出一點迹兆，人在裏面，休想逃出。所噴丹毒綠氣更是厲害，祇要稍爲沾染絲毫，便如影附形，不論逃出多遠，妖蚿心念一動，立即趕上，不是當時吞喫下去，便將人擒回供它淫慾，終局仍加殘殺。再不，便是一到光明境禁圈以外，由手腳爛起，爛到全身化爲膿血而亡。元神被禁，萬逃不脫，所受更慘。除卻聽命，有時碰到機會，死雖不免，元神或者能夠保全逃走。因此被困的人明知無幸，誰也不敢冒此奇險，祇有聽候宰割，以冀萬一。弟子如非年幼，早已做了妖蚿口中之食。被困纔祇兩日，衆妖邪已慘死了十三四個。心想家父未必得知弟子被困。凡是被妖蚿喚去的，從無一人回來。眼看被擒二十餘人，祇剩下了三個，今日必要輪到弟子身上。用盡方法，祇能在所住峰上游行，不能離峰他去。正在無計可施，忽然發現隔室有一道友，乃小南極附近散仙，名叫公孫道明。也因偷採靈藥，衝越極光來此，被妖蚿擒來，困在此地，幸與尸毗老人記名弟子龍猛相識。那龍猛本是前古毒龍，修煉數千年，功候頗深，老巢就在本海深處，爲避妖蚿殘殺，逃亡中土。因犯師規，恐受誅戮，逃回不久，便被妖蚿暗算擒來。

雖然同樣被困，但他精於玄功變化，近又算出本身因果，又得妖蚿歡心，各地均能自在遊行。於是暗中維護公孫道明，不令妖蚿加害。並對他說：『我不久數盡，跟着妖蚿也必伏誅，祇要捱過些日，便可無事。』但是妖毒厲害，祇有天府玉蓮所結蓮子可以解毒，否則便逃出去也難活命。如今雖當玉蓮結子之期，但是外有邪煙籠罩，人不能近。須在妖蚿吸血昏臥之際，由一精通石遁之人，由地底穿過去，採得玉蓮，急速服下。乘妖蚿二次醉臥時去往湖心，用所贈魔珠，暗藏在妖蚿老巢泉眼之內，急速逃出。再照所說藏處，潛伏待救。祇要聽到一連十二時辰的連珠霹靂過去，便可化凶爲吉，免去此難。湖心之行雖與逃人無關，此舉卻是妖蚿致命一傷，務要照辦，不可畏難，縱遇兇險，也有解救。鄰室幼童錢萊的師父必在此時到達，祇管照他所說，各顧各自行逃去，靜候出險。

「說時，龍猛忽然走進，笑對弟子說：『你父是地仙，千三百年一次大劫，爲期將近。此間地皆晶玉，其堅如鋼。你幼承家學，長於石遁，除這一帶翠峰樓閣均有邪法禁制，餘者多能穿行自如。如肯助我公孫道友盜來蓮實分食，彼此有益，我便指點明路，使你得拜仙師，並助你父他年脫難。你意如何？』又說：『今日必有人由子午線上衝越極光太火，來此誅邪。你祇問出來人是由中土飛來，你的師父便在其內。如肯收你爲徒，仙業必成，你父大劫也能避免。可要我來指點？』弟子常聽家父談起，大劫將臨，祇有峨眉掌教妙一真人或者能夠解救。前乘峨眉開府，趕往道賀，便中求救。真人口氣雖好，素無深交，相隔如此之遠，險阻重重，到時能否來援，實是難料。時常想起愁慮，有此救星自然更好。無如那龍猛形態醜惡，口氣狂傲，不甚投緣，將信將疑。我便對他說：『我如該爲妖蚿所殺，想必難逃定數，樂得助你朋友脫難。來人是否可做我師父，我自會看，也無須你指教。倒是公孫道友人好，我必助他盜那玉蓮便了。』他祇聽了點頭，說是還有兩人也頗可憐，欲往指點脫難。剛走不久，便聽妖蚿怪聲喚人。本祇一樣怪聲，聽的人全聽出是喊自己名字，由不得心神搖動，想要前去。這次被喚諸人，本來要走，被龍猛攔住。一面也發異聲，與之相抗；一面向衆指點，到時如何趨避。妖蚿二次邪法催逼所發邪煙，也被龍猛暗中解去幾股，所以去的人心中多半明白。弟子心想：『近日極光太火陰陽相搏，消長循環，此盛彼衰，往復不已，最是猛烈厲害。休說由子午線上通行，稍爲挨近死圈，便大羅神仙也被煉化，怎會有人前來？』心疑龍猛想救公孫道友，故意如此說法。後來遇險被救，已將逃走，回顧諸位仙師法力甚高，偏都那麼年輕，忽然心動趕回，仍當是南極各島散仙門下。及被佛光、遁光帶了同飛，心想：『海外散仙哪有這等功力？』心方奇怪，不料果是師祖門下。弟子前生乃家父所生獨子，也因好勝無知，多樹強敵，身遭慘劫，歷盡艱危。今生方蒙天乾山小男真人由襁褓之中救出，費了許多事，纔送來此地，父子團圓。因是異胎，始終是幼童形體。諸位師長身材也都不高，如收弟子爲徒，正配得上。我早看出諸位師長對我憐愛，必不使弟子失望。如蒙收

錄，得拜在齊仙師門下，感恩不盡。」說罷，又拜了下去，跪伏不起。

衆人見他應答如流，甚是靈慧，神態卻甚天真，一雙俊目仰望金蟬，滿臉企盼之容。金蟬連拉他幾次，均喫賴在地上，偏不肯起，好似金蟬不答應收他，便不起來神氣。不時朝衆人望一眼，似想衆人代爲關說。末幾句話更帶稚氣。七矮中原以石生身材最小，金蟬也是一個俊美幼童；如收這等俊美矮小門人，難師難弟，果然相稱。都忍不住好笑起來。石完最是天真莽撞，不等金蟬開口答應，先在旁急喊道：「你拜齊師伯爲師，再好沒有，我也得一個好師弟。師伯不收，你便跪在地上，不要起來，非拜師不可。當初師父不肯收我，我就是那麼樣死皮賴臉，跟定不走，師父纔答應的。這個法子最好，包你成功。」衆人本想說話，見他搖頭晃腦，連比帶說，貌既醜怪，憨態可掬，由不得又是一陣大笑。石生笑道：「蟬哥哥，你收他吧，這小孩怪可憐的，再說根骨心性也好。」金蟬略一沉吟，答道：「仙示偈語雖有『神山師弟，永葆元真』之言，但他乃不夜城主之子，行輩相差。且等事完，見了他父親，再定如何？」石完本被二甄兄弟止住，站向一旁，聞言，忍不住又急喊道：「錢師弟，快拜師父，還是說定的好。」甄兌瞪了石完一眼，低喝道：「你怎老不聽話？也不想此時危機四伏，這是甚麼地方，要你多口？」石完咧着一張大口，賠笑道：「師父饒我一回，我實在愛他，比韋蛟好得多。師父幫他說兩句好話吧。」阿童笑道：「韋蛟是石師伯的門人，你這等說法，他一生氣，你齊師伯不收錢萊爲徒，怎好？」石完慌對石生道：「師伯千萬不要見怪，我說錯了。韋蛟也好，不過他不該拜兩個師父，又長得那麼難看。」衆人見他說了一陣，韋蛟仍是不好，說話矛盾，越描越黑，厥狀甚怪，又是一陣好笑。石生道：「你說韋蛟醜，你比他也高明不了多少。誰與你一般見識？你看齊師伯快要生氣了，還不住口。」石完見師父又在瞪他，不敢再說。金蟬見衆人三次譁笑，身居奇險之地，不以爲意，仍是平日說笑情景。心料妖蚿不久必來加害，能否抵禦，尚且難測。想起錦囊仙示，好生憂急。見錢萊跪地不起，連聲求告，力言乃父與師祖共祇一面之緣，談不到甚麼行輩。如知弟子拜在師父門下，祇有喜歡，斷無話說。阿童、石生、甄、易諸人，又再相繼勸說，惟恐妖蚿猛然來犯，衆人祇顧說笑，分了心神，祇得答應收徒。錢萊大喜，又向師長同門分別禮拜，起立一旁。石完過去拉住他手，喜歡已極。錢萊也是天生異稟，看似幼童，其實功力甚深，見石完對他如此誠懇，也甚高興。

金蟬隨問靈奇：「金鼎是何法寶？以前怎未見過？」靈奇答道：「此是家父在地璇宮相見時，說諸位師長不久便有一場險難，島主已經贈了七支毒龍香。因恐弟子追隨在側，萬一遇險，特向島主再三求說，把金鼎、神香借來。此香與師叔所佩毒龍香異曲同工，專御各種精怪，一經本身真火點燃，便不會中那邪毒之氣。無論多大神通的精怪妖邪，

聞到此香，定必昏醉，斂了兇威；就說不能除他，暫時決保無事。並且鼎中神香足夠此行之用。目前除干師叔不知何往，祇小神僧無此神香，弟子法力又極淺薄，最好請小神僧與弟子合在一起，以便兩全，不知可否？」金蟬何等機智，一聽便知言中之意。料定乃父靈威叟必有機宜預示，妖蚿厲害，非此不能抵禦。靈奇恭謹，借口依仗阿童助他，實則是見阿童手中無香，恐其遇害，故意如此說法。暗忖：「阿童年紀雖小，法力甚高，人又忠實愛友。下山時，因阮徵尚未重返師門，拉他補缺，湊成七矮之數。屢次遇事，出力最多，交情也日益深厚。白眉禪師所說險難，必甚厲害。萬一爲此一行受害，如何問心得過？偏生一行十人，香祇七支，他那一支已轉贈與石完，其勢不便取回，難得靈奇有此至寶，自是幸事。但照仙示所說，到了緊急之時，一切皆是幻象，祇能各顧各。二人合在一起，是否有效，難於預料。阿童人小，如肯坐在靈奇懷內，合用此寶，以免到時爲幻象所迷，生出危害，比較要好得多。」見已答應，乘機說道：「適見仙示，到了危急之時，大家均無力兼顧，全仗自己以道心定力戰勝妖邪。靈奇入門未久，祇由我們代他師父略傳本門心法，道力不高。在小神僧佛光防衛之下，固受庇護，無如事尚難料，萬一因此分神，反有害處。以我之見，莫如令靈奇居中趺坐，小神僧便坐懷內。我們八人按八卦九宮方位，一同懸坐在這個法寶、飛劍結成的光籠之內，將面朝外一同禦敵，小神僧再用佛光坐鎮中心。我想妖蚿任是多大神通，也絕攻不進來。祇要捱到救星到來，立可誅妖脫險。你們看如何？」阿童不知金蟬關心他的安危，以爲是欲以衆人之力聯合防護，覺着此計甚好，妖蚿必難侵害。以爲衆中祇他曾習禪功，定力堅強，並沒想到祇他一人所遇情勢最險。因喜靈奇至誠恭謹，樂於相助，欣然應諾。

這時，金蟬運用慧目法眼，遠望平臺之上，妖蚿正現原形，在彼大嚼海中魚介生靈。這些水族均由臺前湖水中飛出，一出水面，便被妖蚿用那四十八條妖足利爪抓住，六首齊伸，爭先亂咬。遇見那生得長大的魚類，稍爲倔強，便將那九條蝸牛也似的長身伸將出來，左右上下祇一搭，便即纏緊。祇見六個血盆大口，九條帶着許多利爪的長身，此起彼伏，上下伸動，一陣亂飛亂舞。不論多長多大的吞舟巨魚、海鮫介貝，不消片刻，全都連身吞喫乾淨。因這一次內丹毒氣並未放出，看得逼真，端的兇殘猛惡已極。休說金、石、阿童三人，便二甄、靈奇等久居遼海珠宮，見聞廣博的人，也是首次遇到。正用傳聲互相談論，錢萊見衆人說完，從旁說道：「適見那香，乃數千年毒龍精涎，與兩極海底各種神木奇香，再經仙法煉製而成。任多厲害的海怪山精，一聞此香，便即昏昏如醉。家父前遊陷空島，承蒙島主賜了一小玉盒，可惜忘了帶來，否則便夠用了。」金蟬聞言，想起錢萊尚無此寶，方想略變陣形，命他到時坐在自己懷內，合用那支靈香。錢萊躬身答道：「弟子雖非妖蚿之敵，因不夜城與光明境隔海相對，妖窟密邇，家父早防妖蚿早晚要來侵擾，時常留心，用法寶查看它的動靜，並向門人指教，頗知趨避。此次原是弟

子心粗疏忽，致被擒來，無法逃身。雖然稟賦有異常人，那邪毒之氣，仍恐禁受不住。幸在事前巧遇龍猛泄機，得知三百六十五年一次的天府玉蓮，剛剛結實。此是瑤池仙藕，美玉精英所萃，服後身心清靈，任多邪毒之氣也難加害。祇是日期不到，蓮房尚未完全成熟，內中蓮子共祇四粒較大，下餘全是空苞。此與尋常蓮子不同，必須當時服下，隔不一會兒，便成玉質。又恐妖蚿驚覺，採得之後，當時喫了兩粒，蓮房擲向地上，便即不見。帶了兩粒送與公孫道明。彼時如照龍猛所說，暗入湖心，將魔珠藏好，立時一同遁走，覓地藏起，立可無事。也是弟子貪喫，二次前往盜藕，耽延了些時候，如非恩師和諸位師長救援，命必不保。因已服過蓮實，雖無此香，在諸位師長佛光、寶光之中，絕可無慮。」金蟬方始放心。石生笑問石完：「你盜的那個藕呢？」易震接口道：「他早丟了。」石生道：「這好東西爲何拋棄？你不好帶，怎不交我？」石完道：「那藕奇怪，當時忙着逃走，沒顧獻與諸位師長，一會兒就變成一段玉石。我嫌帶着費事，又想將來我們都是地主，那藕還怕沒的喫？便全丟掉了。」石生連道可惜不置。靈山仙境，亙古光明如晝，不分日夜。遙望妖蚿自從受傷逃回；在平臺上待了些時，便把內丹綠氣收去，現出原形。用邪法攝來海中大魚介貝，祇顧恣意殘殺大嚼，不似就要來犯情形。反正脫身無計，相持待救，樂得多挨一會兒是一會兒，且圖清靜，不去惹它。樓內外的景物又極靈秀富麗，置身其中；令人心曠神怡，飄然有仙山樓閣之思，霞峰雲生之想。如非妖物厲害，發難在即，委實心情處境再好沒有。衆人因見妖蚿久無動靜，多半年幼天真，石完和新收的錢萊又是兩個愛說話的，閒中無事，便談笑起來。始而金蟬和南海雙童甄氏弟兄還在持重，各以傳聲之法問答。後因石完時常插口，又和錢萊彼此投機，互相說笑。石生、阿童均愛錢萊，不時問他不夜城中景物，一有開端，紛紛發問。錢萊人又靈秀溫文，有問必答，個個喜他，於是說之不已。金蟬初次收到這樣好的門人，自是得意心喜，不時也問上兩句。因想一切準備停當，衆人所說俱是題外文章，無關宏旨，便不再阻止。大家暢談起來，危機將迫，竟如無事。當地不分日夜，僅以天空星辰隱現和圓月清影，分別朝暮。祇錢萊居此多年，能夠辨別，偏生忘了說出。所談又是除去妖蚿，將來建立仙府，總領靈山的方略。互相說笑，各道心意，越談越高興，竟把仙示所說「再過一日夜，妖蚿肉體修復，必來侵擾」的話忘卻。

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辰，金、石、阿童三人目力最高，雖然各有慧目法眼，常向對面平臺查看，也祇看到妖蚿蠶食鯨吞情景，別的並無異處。哪知妖蚿原因適纔被衆人飛劍、法寶所傷，雖仗玄功變化，不曾伏誅，受傷也是不輕，元氣更有損耗。雖仗天賦異質，除六陰怪首而外，身上不論受甚重傷殘破，一經運用玄功，至多個把時辰，便能生長還原。或是斬斷之後，又接續上去，連痕跡都沒有。但那本身真元之氣卻是關係甚大，珍如性命。又以再差數日，便是九千六百年生辰，自知到時必有一場大劫，比以前諸次更

要厲害。偏生當日所來敵人道法既高，法寶、飛劍更具極大威力，與往日所殺海外旁門散仙迥乎不同。雖然驕橫淫毒，一心想把來人擒到，盡情享受，終是不無戒心。一面將人困住；一面用邪法把近海一些有氣候的魚介水族，連同平日收禁的一些精怪攝來，吞噬肉身，吮吸精血，借以補益元氣。等過十二個時辰便可復原，那時再尋來人，任性淫虐，報仇快意。眼看妖蛟真元已將復原，衆人大難將臨，卻一點不曾警覺。要知七矮、乙休大戰妖蛟，掃蕩小南極羣邪，開府天外神山，以及齊靈雲、金蟬姊弟與白俠孫南、女神童朱文各解塵緣，共修仙業，諸般新奇香豔情節，請看下文，自有分解。